



故事簡介

縱然人間有背信之事，愛和寬恕並未從此消逝。

八年前一個暴風雨的晚上，機長康南破壞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承諾。現在，他竟然忘記了。

康南與美雪和兩個女兒組織了美滿的家庭。一次空難卻讓康南必須面對八年前自己所犯的錯誤。那位一直悉心撫養康南兒子的空姐不幸離世。她在遺囑中吩咐律師聯絡康南。當康南得知有個兒子的消息時，他須要下個決定。

康南面對照顧兒子和維繫與美雪的關係這兩難之間，最終怎樣選擇？美雪和她的女兒願意寬恕嗎？康南的家庭會從此破碎嗎？作者透過細膩人物心境的描寫，勾劃出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故事。

《藍天盟》的情節動容，讓人感動落淚。雖然人會犯錯，但若願意敞開寬恕的心懷，愛能油然而生，人與人能夠重建美好的關係。讀者也可從小說中明白，只要人願意重投仁慈上主的懷抱，生命必定能夠再現生機，展翅翱翔。



蝶蛹重生

讓我一述心靈的曼舞，
蝶蛹與再生之機。
絕望的人與尋夢者被困，
欲在荒蕪之地尋覓生機。
陷在俗世命運中受苦，
被憤怒的怨恨熬煎。
然而只要停步，傾心寬恕，
便可從網綁中釋放，重拾生命，
得享上帝的美善賜予的
轉機和飛躍的盼望。
坦然捨己，歇息在祂裡頭，
舒展雙翅，化為蝴蝶飛翔。

— 金思白



人 說恐懼像黑夜嗥叫的貓頭鷹，但很少能在施佳娜的心裡找到枝頭棲息。

白天更不用說了。

現在是春暖花開的季節，陽光姣好，還是早晨九時，佳娜卻無力擺脫那股像在啃噬她心靈的奇怪感覺。她的胸口，她的頸項，繃緊得要爆裂。

神 啊，這是為甚麼？祢有話要告訴我嗎？

沒有回應。沒辦法！只有沒頭沒腦栽進忙碌裡。兩位機長已在駕駛艙就位，循例的航行報告已快完畢，她緊靠着服務艙的門，擠出了每次飛行時展露的笑容。

由檀香山飛往東京的四十五號航班，航程需九個小時；在東京稍停一下再往回飛，整個航程共十八小時。她每月在這條為期兩天的航線飛五次。她在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十年，薪酬比任何一家都要好。早上七時出門，加上時差，第二天吃晚飯前就可以回到家裡。佳娜在這裡熬了十年，才派到這條對她來說最理想不過的航線。

她有很多時間可以和小凱在一起。

“今天有甚麼電影看？”是一位行李輕省的男乘客，只帶一個公事包和一個手提袋，是頭等艙的常客。他那看來風塵僕僕、不知道盛着些甚麼的皮包，每月伴着他到日本最少一次。

“嗯，是梅吉布森的最新電影。”

“好！”那人笑着走進機艙。“有好電影看，越洋的時間便沒有那麼長了。”

乘客和平時一樣魚貫入座，但佳娜總不能驅走那份不安的感覺。

安頓整個機艙的乘客入座需時十四分鐘，佳娜如常地工作。這班航機幾乎滿座，難免要作些特別安排，把乘客的手提包都放進行李箱，讓大家坐得舒服些。她招呼着乘客，為找不到座位的人引路，又為頭等艙預備飲料。

一個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坐在機翼旁的座位，小嬰孩已忍不住呱呱地哭了。佳娜給了幾個較大的孩子一包餅乾和一些填色書。她一邊工作，一邊思索自己心緒不寧的原因。

“佳娜？”

她嚇了一跳，轉身看見她的同事。芬妮正招呼着後排的乘客。“我們在等你呢。”

噢！廣播！竟完全忘了！她急急吸了一口氣。“全坐好了嗎？”

“都已兩分鐘了。”

佳娜把盛飲料的托盤放好在送餐的手推車上，挨着同事旁邊擠身而過。今早她負責廣播，實在不應該疏忽。她拿起擴音器，循例開始廣播。

“歡迎乘坐四十五號航班。今天的機艙客滿，各位旅客如有兩件手提行李，請把其中一件放在座位下面的空間。”她忽然楞住了，張着嘴不能說下去。

接着該說甚麼？應該還要宣佈關於氧氣和氧氣罩的事，但不知怎的，她腦海裡紊亂一片。僵在那裡，心如鹿撞。

芬妮接過擴音器。“讓我來吧。”

佳娜退到了關上的機艙門前，手臂顫抖。自己究竟怎麼了？這種廣播她說過不下一千次，應該熟練得下意識地也能說出來。

芬妮說完了，副機長接上：“飛機即將起飛，機艙服務員請準備。”

他們紛紛坐好，扣上安全帶。這原是佳娜最享受的一刻。在幾分鐘

內，飛機就要開上跑道，然後騰空而起。在這安穩無憂的幾分鐘內，她可以專注地想想今天要做的事。

這一次情況卻有點不同。

佳娜腦裡想到的，只有她當天剛度過了時刻，也就是她和小凱一起的那段時間。

* * *

七歲的小凱不但聰明，而且長得帥，是一顆在她生命中突然出現的彗星。他愛穿紅色球鞋，最親密的朋友是他的黃色拉布拉多犬波波。在學校的運動場上，他以速度快—有時也以逗人笑—見稱。不過，他的伶牙俐齒，卻又要比他的腿更厲害。佳娜喜歡與他辯論好些成年人的題目，例如應否執行死刑—小凱反對；多撥款給公共學校—小凱贊成。他非常愛國，在學校還會為在中東服役的美軍籌辦“紅、藍、白”日等活動，以示對軍人的表揚和支持。

今早的小凱卻特別緘默。

“你甚麼時候才做完工作？”兩母子住在一間有兩個睡房的住宅公寓；佳娜正在燙航空公司的藍色制服外套，小凱悄悄地走進她房間問她。

佳娜端詳了他一會。“還不是跟平常一樣，明天晚飯時間就回來。”

“不行！”他索性跳到床上盤起腿。“我是說你甚麼時候可以白天留在家裡，像德方或者可迪的媽媽那樣。”

“小凱...”她放下熨斗，轉頭定睛看着他。“你明知道我不可能不工作。”

他把雙肘擱在膝蓋上。“為甚麼？”

她趨前去，坐在床沿。“因為其他媽媽有個可以賺錢的丈夫呀。”

“那我們怎不也找個丈夫嘛？”

“小凱，別來這套了。”她側起頭，用手指輕掃他的鼻尖。“我們不是討論過這個問題了嗎？”

波波一擺一擺地走進來，一骨碌盤坐在小凱的腳下。

小凱抱着拳，把下巴枕在雙手上。“我知道。”他綠色的眼睛映出一絲晨光。“但就真的永遠不可以嗎？”

“反正暫時不可以。”她用雙臂環抱着他的脖子，把他攬入懷中，親吻他的頭頂。他柔軟的深棕色頭髮輕拂着她的臉龐，還帶着今早淋浴後的一股清新。“遲些看會不會碰上吧。”

“找到一個丈夫也算嗎？”小凱仰臉看她。他只是揶揄她，不過在那捉弄的眼神背後卻流着一股希望之泉，雖然時湧時退，但總沒有止息。

佳娜笑了。她沒好氣地拍拍他的後腦袋，繼續燙她的制服。小凱知道要適可而止，在這幅圖畫裡從來沒有一個丈夫；沒有丈夫也沒有爸爸。佳娜不敢把感情付托給一個男人，更遑論把兒子的感情拿來冒險。況且，神並沒有為她預備一個丈夫，最少她感覺到這是神的旨意。

小凱滑坐在地上，攬着波波的頸項。狗兒大力地舔他臉頰以作回報。“波波懂得我。”

“嗯。”佳娜笑說。“這個，波波最拿手。”

* * *

一陣鈴聲輕輕響起，佳娜嚇得倒抽了一口氣。他們已飛到一萬呎高空，該是準備派送飲料和首次巡查機艙的時間了。芬妮從通道的另一邊走過來。

“你沒事吧？”她一手又在膀上，皺起眉頭看着佳娜。“你剛才做廣播時怎麼了？從沒見你吃過螺絲的。”

佳娜站直，撫平藍色棉布裙子上的皺紋。“我也不知道為甚麼。”她向她的同事笑一笑。自從今天早上跟小凱說了那番話後，那種不安的奇怪感覺一直纏繞着她。“大概是今早特別忙吧。”

“嗯...”芬妮翻翻眼。“說到忙啊！才四點鐘，那萊恩...你記得萊恩吧？”

“上個月搬進你家的那個嗎？”

“就是他。”芬妮從裙子口袋裡拿出一片香口糖，純熟地剝掉了包裝紙放進口裡。“他呀，今早清晨四點就接到電話，是那一”

機艙突然發生猛烈震盪，顛簸得芬妮跌跪在地上。機艙內傳來陣陣驚恐的聲音，坐在機翼附近的一個孩子更哭了起來。佳娜靠着服務櫃檯，伸手去拾那撞倒在地上的幾瓶汽水。

“搞甚麼...”芬妮掙扎着要站起來，機身卻又向着另一邊傾斜。這一晃又把她拋倒在地上。坐在第十行的幾個大學生驚呼叫嚷着；他們是剛從一個研討會回來的傳播系學生。

是氣流。

佳娜扶着最接近的牆壁，臉色變得蒼白。群島上空的氣流總是比較不穩定，特別是春天。她正準備扶起芬妮，副機長從駕駛艙裡探頭出來。

“我們要往回飛...”他上唇微顫着，壓低聲音急促地說：“飛機尾部出了問題。”他用力吞了一下涎沫。“整艘機彷彿要往下俯衝。”

往下衝？佳娜怔怔地看着他。不可能吧？今早發生這樣的事，難道她整個身體的細胞在警告她有事要發生竟是真的？副機長已經返回駕駛艙，佳娜把視線轉到芬妮身上，她是位來自紐約，大約二十二三歲的女郎，為人帶點傲慢、性急而說話直率，現在卻嚇得臉如死灰。“那...那我們該怎麼辦？”

佳娜抓住同事的手，把她扶起。“我們回機艙工作吧。我曾處理緊急情況。”她的聲音聽來似乎一如往常，但其實只是徘徊在失控的邊緣。“我們只要保持鎮靜，最後一定會沒事的。”

“萬一我們一”

“不要想萬一了。”她領先往機艙通道走去。“我們要開始工作啊。”

她們還未做完頭等機艙的工作，突然傳來一陣奇怪的爆破聲，震動了整個機身，飛機開始下滑。是飛機要降落了，佳娜對自己說。她於是這樣向乘客宣佈：“我們快要降落了。請各位身體向前用手護住頭部。”

佳娜不敢回頭望，不敢看芬妮那帶疑問的眼神。從她的臉色可以知道肯定有事：飛機陡峭的角度，絕對不像正常降落。

那感覺就像在往下俯衝。

惶恐像一股駭人的浪潮衝擊着一排接一排的乘客。

坐第八行的一位女士大聲呼叫：“天呀，救我們！”她的雙臂各摟着一個孩子。

“找個人想想辦法啊！”飛機後排有人高聲叫嚷，引得許多人接二連三地大叫或呼求。大家都已知道事態不妙。

佳娜堅持着往前走，向每一排的乘客示範緊急降落的姿勢。雙手互扣放在頸後，身體盡量往前傾。“請向前俯身。”她不停地重複着。“請向前俯身。”

“究竟怎麼了？”一位東方人捉住她的手臂追問，眼神逼切地看着她。“小姐，究竟是甚麼事？”

佳娜把手掙脫，飛機又往下俯衝了一點。幾乎在垂直往下滑。

機長沉重但仍然鎮定的聲音在機艙內響起。“準備緊急降落，重複，準備緊急降落！”

機上的嬰兒開始啣哭；父母親都緊緊摟着孩子，不讓他們跌向飛機的前端。

一個女人着慌地叫喊：“天呀，憐憫憐憫我們吧！”

紛亂的聲音混雜成一片，越來越響，繼而漸漸模糊；佳娜從窗口瞥見茫茫大海，時間在這刻停頓了。

佳娜又回到了家裡。

* * *

“小凱，趕快。拿背包，不然要遲到了！”

小凱從轉角處跑出來，波波跟在腳下。“找不到呀。”

“到門口的衣櫥裡找找看。”

他箭一般從廚房跑向大門口。她聽見猛力打開衣櫥的聲音。“嗯，在這裡。”

“拿了快走吧。”

這些景像在她腦海裡閃過不足一秒鐘。慣常、平凡的畫面，沒有半點不尋常，一點也看不出這會是他們相聚的最後一個早晨。除了她胃部那種奇怪的抽搐之外。

她閉上眼...小凱現在會在哪裡呢？他通常早上會到顏蕾美家由她看顧，等校車來到。放學後以至佳娜要飛夜宿的航班時也一樣。第二天早上蕾美會打點小凱上學的一切，放學後再看管他一個多小時。蕾美是位年近七十歲、飽經風霜的老祖母，健康欠佳；照顧小凱，讓她可以覺得自己年輕點。她的住所與佳娜只相隔一條街，對佳娜來說就像親人一樣。

小凱從一出生就由蕾美幫忙照顧。

那天早上，佳娜和小凱如常擠進了她那輛舊奧迪轎車，準時到達蕾美的一樓單位。佳娜和蕾美所住的，是島上一個中下階層的住宅區，一棟一棟的住宅大廈鱗次櫛比，每隔一大段路才難得看見一棵棕櫚樹。

區內大都是島上從事餐飲業的侍應、酒店女管房和旅遊區的員工。

這些公寓都沒有甚麼起眼之處，但佳娜的住宅有個還算得上乾淨的泳池，和一小塊安裝了一個鞦韆架的碎石地，比起一些公寓設施已經算不錯的了。而且對佳娜來說，每天都可以像在樂園一樣。這實在不失為帶大一個孩子的好地方；佳娜自己在檀香山長大，最讓她安居的莫過於這個地方了。

到了蕾美的公寓，佳娜那種奇怪的感覺已經很實在了。她不願花時間跟老朋友聊天，只繞到車前面對着小凱：“祝你愉愉快快過一天。”

他眯起眼仰着臉看着太陽。“你真的要走嗎？”

“嗯。”她在他臉上輕吻一下。“明晚回來我們玩串字遊戲好嗎？”

“大好陽光玩甚麼串字遊戲。”

“那玩籃球好了吧？玩傳接球，如何？”佳娜手撐在膝蓋上半蹲着，把臉俯低到小凱的視線水平上。

“真的？”小凱眼裡帶點懷疑。“傳接球？”

她眨眨眼。“只要還有陽光，一言為定。”

小凱咬咬嘴唇。“日本可遠得很呢。”

“對。”佳娜把頭側着。小凱怎麼說這種話了？他一出生佳娜就慣常飛行了啊。“但是經常去就不感覺那麼遠了。”

“嗯。”他聳起一邊肩膀，垂低眼睛看着地面。“今天早上的事對不起。”

“對不起甚麼？”佳娜站直了身子。

“說找丈夫的話。”他抬頭看着她。“你整天都在那麼遠的地方我好悶呀。”他頓了一會。“我摔斷了手怎麼辦？誰來幫我？”

“傻瓜，當然是蕾美呀。”

“要有急事才找她嘛。”他把球鞋尖貼近她的平底皮鞋。“我要的是抱着我、唱歌給我聽；這些誰來做啊？”

佳娜遲疑了片刻。一個單親媽媽遇到這種情況，總感到喉頭有點哽咽—只要她一天還幹着全職工作，怎能全時間照顧小凱。

她用手捧住他細小的臉龐。“那些當然由我來做。”

“你在大海的另一邊呀。”他不是和她辯駁，只是指出一個事實，令她發現原來她還不知道他有這份恐懼。

“即使我在大海的另一邊，我永遠住在這裡。”她把手輕輕按在他的心上。“你是知道的，對嗎？記得我們的歌嗎？”

他呼出一口氣，傷感多於懊惱。再也按捺不住，衝入佳娜的懷裡。

她輕撫着他腦後的嫩髮，在他臉旁柔聲地說：“孩子，聽話，好嗎？”

“好吧。”語氣中雖然帶着沮喪，但佳娜不能再強求了。

“明晚吃墨西哥夾餅？”

“好吧。”

“來，說得起勁點。”她站直身子，弄個鬼臉，希望在離去前能逗他笑一笑。她誇張地撇着嘴，模仿着他說：“好吧...”

小凱的嘴角隱隱地綻出一點笑意，終於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“好的，就墨西哥夾餅吧！”他朗聲地說，對自己的幽默忍俊不禁。

“滿意了吧？”

“唔，好多了。”她俯身再給他一個吻。“不要氣餒。”她凝望着小凱，想把他看個透。“我愛你，小凱，明天見。”

* * *

機外傳來一陣陣唿哨般的刺耳聲，把佳娜從記憶中拉回現實。他們正向着太平洋直衝下去，機師的努力只是徒然。最多只剩半分鐘了，佳娜盡力拉住自己，避免滾到通道，撞到駕駛艙的門上。

壞消息要由蕾美來說了...跟着還有一些細節。七年前，小凱出生後幾天佳娜就已經立下了遺囑。嗯，還有那些信。每年小凱的生日她都寫一封。不過，儘管她有如此周全的安排，實在想不到真的會有這麼一天。

孩子，不要忘記我對你說過...我會與你一起...永遠一起...就像你的心一樣。

一剎那間，她的心思轉到神那裡。她一生愛主，即使在她不完全明白祂的作為時仍然愛祂。如果此刻真的是終結，那她快要見面了。神啊...請給我們一個神蹟...或者給小凱一個神蹟。主啊，求求祢。

她周遭的尖叫聲與哭喊聲越發響亮了，然後，到了最末的時刻又漸低沉下去。佳娜掙扎着讓自己平衡，企圖站起來安撫機艙內的惶恐與騷亂。

他們也許還有一線生機的，是嗎？飛機墜海前也許還能及時攀升，安全地降落在海上。水警會趕來營救，她們會把緊急滑梯和救生艇取出充氣。一切會有驚無險，她今天晚上可以向小凱講說整件事。每個坐墊不都是一個浮圈嗎？她每天不正是向機上的乘客這麼說嗎？

小凱，我愛你...不要忘記我。

她腦裡亂作一團，但一下子又清晰了，到最後只剩下兩個念頭。飛機墜入海裡，機身爆裂，海水湧入機艙時，佳娜的腦海裡只有這兩個念頭。

她只想到小凱，和今天之後這孩子的前途。